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寶元二年秋七月庚寅朔彰化畱後同知大宗正事守節卒贈鎮江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諡僖穆守節性孝謹母譙國夫人杜氏疾嘗刺臂血寫佛經舅從保卒鞠其二孤爲畢婚嫁治家嚴肅頗通時務號賢宗室云

丁酉廢沔陽縣入玉沙縣

癸卯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兼管勾涇原兵馬事

詔臣僚無得於府州市馬 罷溝洫河道司令逐處州

縣分領之

甲寅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爲起居舍人知諫院 樞

密院言河東安撫使段少連乞罷陝西河東鈐轄等巡邊名目或欲令兵馬司臣僚視兵甲城寨經度鄰界事由等卽令簡徑出入不須張皇從之

丁巳知大宗正事允讓言先朝故事宗室子孫七歲始賜名授官今在襁褓者已有恩澤請自今遇乾元節南郊聽官其子餘須俟五歲方得授官從之

戊午徙鄭州陳堯佐判永興軍知永興軍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涇原路都部署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路緣邊經略安撫使鄜延路都部署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閒燕以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

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

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

上訖不從據實訓

八月癸亥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詢知許州詢以足疾請外補也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下急好進取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爲朝廷言兵初貶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旣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詢待遇特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之力也

甲子新判永興軍陳堯佐復判鄭州時御史言方西邊用兵宜得重望大臣以鎮關中堯佐因自陳與范雍爲親家而力辭之徙知并州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杜

衍知永興軍加刑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任中師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賜御劔白隨許便宜
從事

丙寅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至所部百日知州通判一
月而部吏犯贓者始坐失按舉之罪先是監司守倅親
事未浹日而部吏犯贓者並連坐故更著此條

戊辰秦鳳部署司言筆策城蕃部嘉勒斯博等內附請
補本族軍主從之知慶州禮賓使張崇俊言知豐州

王慶餘之祖承美本藏擦勒族首領自其歸朝於府州

西北二百里建豐州以承美爲防禦使知蕃漢公事藏

擦勒凡三十八族在黑山前後每歲自豐州齎錦袍腰

帶綵茶等往彼招誘間將羊馬入貢京師其部族或有

過則移報豐州以蕃法處之天聖初承美死其後子孫
雖相襲知豐州然官不出侍禁殿直又多年少不習邊
事而威望不振以致藏擦勒各置首領而不常至豐州
且藏擦勒族十餘萬眾人馬勇健與昊賊世爲仇臣請
選王氏族中有才幹機略者優與除官令知豐州密遣
人齎金帛并募斬昊賊敕散與諸族其勢必能其力討
賊又聞嘉勒斯賚已發人馬入西界若更使藏擦勒交
攻之是賊有腹背之患也從之慶厯元年七月知豐州
王餘慶竟爲元昊所殺

則是張崇俊之言訖不從也實
錄云從之恐誤當削此兩字

己巳降武甯節度使王德用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
州仍特置判官一員初德用旣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
院而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

市馬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再貶之家人皆惶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賓客而已

庚午上謂宰臣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對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材又邪正分別堯舜不易此道也 先是盜殺其黨不自言而獲者舊止坐杖六十時知廬州王質輒論殺之大理寺援舊比駁以爲非是質曰盜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且許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殺人取貲而捕獲貸之豈法意乎數上疏不報判大理寺杜曾言羣盜自相屠害初因并取其財或以強凌弱而罪止杖六十故爲盜者肆行剽劫第殺其黨一人則雖就

執皆可以自免惠養姦惡恐非法意請付有司議朝廷

以方効廬州官吏曾不當因事請改法降曾知密州質

尋亦罷廬州監靈仙觀

質監靈仙在十二月辛未

然論者以曾質所

言爲得曾雷澤人堯臣子也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

唐太宗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

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惟謀殺已傷

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

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

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

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

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爲令

知

原州六宅使郭志高請部內募置弓箭手五千人從之

系貢... 卷一百二十四
辛未府州都孔目官勾當府谷縣折諫爲三班借職州境皆黨項部落故事但以孔目官主縣事教練使爲獄官時知州折繼宣所爲多不法諫又倚以爲姦轉運司奏其事朝廷不欲推罪而補之以官

甲戌美人苗氏生皇子

丙子德音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賜諸軍緡錢詔文武臣僚奏薦子孫授京官及補三班使臣者年雖及格而未授差遣者毋得給俸又詔鄜延路騎兵闕馬聽如廣銳軍例市之免河東陝西流民所過渡錢

丁丑給皇子俸錢月二十萬春服綾絹各十匹紫羅一匹冬服綾十匹緜五十兩

兩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飢庚辰命起居舍人知制誥
韓琦爲益利路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
舍人王從益副之戶部副使吏部員外郎蔣堂爲梓夔
路體量安撫使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元正
副之

初帝用禮官議祀高禰於郊又以宋火德制赤帝像於
宮中以祈皇子已而苗美人有娠見日在帳中赤蛇出
於殿墀又神光照庭及皇子生資質端碩帝聞若神人
告曰最興來因以爲小字辛巳命參知政事王巖以太
牢報祠高禰

乙酉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龐籍爲契丹生辰使內
殿崇班閤門祇候杜贊副之右正言直集賢院判都磨

勘司王拱辰爲正旦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彭再問副之
丙戌詔後苑龍圖天章閣延福宮等處歲所收課利元
係三司者並還屬之仍出所貯金帛緡錢各一萬付左
藏庫

九月甲午以美人苗氏爲昭容俞氏爲婕妤

知府州左藏庫使恩州刺史折繼宣苛虐培刻種落嗟
怨流移乙未責授繼宣右監門衛將軍楚州都監擢其
弟繼閔爲西京作坊使知府州仍以敕膀慰諭軍吏百
姓各令安集已而復有訟繼宣不法事者再降爲太子
右清道率府副率

御史中丞孔道輔性鯁挺特立遇事彈劾無所阿避出
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憚之初道輔迎其父里

中餽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
傳呼非所以尊神卽詔道輔它徙殿中丞集賢校理張
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堧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
有官私第舍請勿令道輔避帝曰若此豈重宗廟乎丙
申詔宗古免劾出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
未幾果出宗古宗彝弟也

己亥皇長女封福康公主次女封崇慶公主福康母曰
苗昭容崇慶母曰俞婕妤初議封爵下崇文院檢討與
故而王宗道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名有以美
名者文皇女幼在宮中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
穆常芬唐昌太華皆以美名乃詔用明皇故事詔益
梓利夔路募人入粟補三班借職及齋郎者與免本戶

色役其攝助教長史司馬犯私罪杖情輕者仍聽贖
壬寅詔河北轉運使自今並兼都大制置營田屯田事
甲辰斬僞環州刺史劉奇徹於都市奇徹名重信爲元
昊招誘延州屬羌而金明都監李士彬執送京師遂斬
之

乙巳上諭輔臣曰今言事者或譖毀大臣揚君過以釣
虛名不能補益時政恐浸成俗朕甚惡之張士遜對曰
陛下洞察邪正則儉訐之人宜自誠懼也 詔兩川饑
饉百姓艱食其盜賊劫廩穀非傷殺人者並刺配五百
里外牢城爲首及累犯盜者配出川界俟歲豐如舊
庚戌上諭輔臣曰京城比有古井民間相傳汲水可以
愈疾投紙可以驗神朕惡其惑眾已令塞之張士遜對

曰妖妄之事誠不可滋長也

甲寅祕書監分司南京管勾兗州仙源縣文宣王廟事
孔勛爲工部侍郎致仕仍以其從孫國子監主簿龔封
文宣公知仙源縣宗愿兼管勾廟事

丁巳降知隴州供備庫使王守琪爲潞州都監坐擅配

卒修城也

王守琪知隴州不知在何時據富弼疏云河

北巡檢王守琪捉殺得濁流寨潰散兵士三

十人自禮賓副使轉供備庫使差知隴州又按葛懷敏

傳云懷敏知雄州濁流寨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

掩襲盡誅其黨而懷敏以寶元二年五月自雍州徙滄

州然則王守琪差知隴州當在寶元元年或二年春也

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竊聞去歲十二
月趙元昊反陛下召輔相於宴會不容頃之間輔相馳
車馬於康衢殊乖坐鎮之重變起倉卒事無準繩眾皆
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昔者元昊常勸德明勿事中

朝且謂所得俸賜只以自歸部落實繁窮困頗甚苟茲
失眾何以守邦不若習練干戈杜絕朝貢小則恣行討
掠大則侵奪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恤時德明以力未
甚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邪此元昊
反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
如織縱其來往蓋示懷柔然而迹稔則容姦事久則生
變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險夷邦政之否臧國用之
虛實莫不周知而熟察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
昊重幣市之納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爲其備詳至於
宮禁之私亦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貪欲之謀豈肯顧
守宗盟坐受羈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
帶山馬能走險湖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需不

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以逗撓爲因人之謀以遲
久爲匱財之計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復知先朝加
兵於我而終棄靈夏況我強盛百倍往時今若稱兵必
能得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
多不致恭或故作滯留而不迎或佯爲愬遽而見迫或
欲負展而對或欲專席而居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
服而送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蓋久已稱尊成其驕態
忽下編於臣列深恥見於國人日講異圖自求足志此
元昊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
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
傑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此數人自投於彼元昊
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推誠不疑倚爲謀主彼數子